



怡紅公子的壽宴



這天是寶玉生日。宮裡有一位太妃死了，賈母、王夫人等都入宮去祭拜，所以家裡不像往年那般熱鬧。

寶玉清晨起來，梳洗、裝扮妥當，便來到前廳院中，燃香行禮，然後到寧府的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禮，出到月臺上，又朝上遙拜賈母、賈政、王夫人等的養育之恩，才回榮府。

不一會兒，賈環、賈蘭來了，襲人連忙拉住，坐了一坐才去。寶玉走路走累了，正歪在床上吃茶，只聽外頭嘰嘰呱呱，原來是翠墨、入畫、翠縷等七八個丫頭，抱著紅氍子來了，邊走邊笑著說：「拜壽的擠破門了，快拿麵來給我們吃。」

她們剛進門，探春、湘雲、寶琴、岫煙、惜春也都來了。寶玉連忙迎出來，笑說：「不

敢驚動。快預備好茶。」

襲人等連忙捧過茶來，才吃了一口，平兒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來了，見到寶玉，便要跪下磕頭，寶玉連忙拉住，她這才曲膝彎腰拜了一拜，寶玉還了一揖。

襲人笑著推寶玉說：「你再行一個禮。」

寶玉大惑不解的說：「不是行完了嗎？為什麼要再行禮？」

襲人說：「剛剛是她給你拜壽。今日也是她的生日，你不該也給她拜壽嗎？」

寶玉喜的忙作揖，平兒趕忙也還了禮。

湘雲拉拉寶琴和岫煙說：「你們四個人對拜壽，拜上一個一整天才是。」

探春連忙問：「原來邢妹妹也是今日生日，我怎麼就忘了？」連忙命丫頭去補辦一份禮物，又吩咐丫頭：「順便去告訴璉二奶奶，說今日不放平兒回去，我們大家湊合著要給她過生日。」

探春一面遣人去請尤氏、李紈、寶釵、黛玉，一面又傳掌廚的進來，吩咐備辦兩桌酒席。

壽宴就設在芍藥欄的紅香圃中，眾人團團圍坐，讓四個壽星坐在上位。

酒過數巡，寶玉說：「雅坐無趣，須要行酒令才好。」

但眾人中有說行這個令好的，又有說行那個令才好，湘雲等不得，便和寶玉二五亂叫，猜起拳來。尤氏和鴛鴦隔著席也七八亂叫，瞎起拳頭。平兒、襲人也作了一對。一時間叮叮噹噹，只聽得腕上鐲子響。

由於賈母、王夫人不在家，沒人管束，大家便任意取樂，呼三喝四、喊七叫八，十分熱鬧。玩了一回，大家準備散席，忽然不見了湘雲。等了許久，仍舊不見影兒，便使人各處去找，但哪裡找得著？

就在這時，管家林之孝的妻子帶了幾個老婆子過來。她怕丫頭們年輕，趁王夫人不在家，不服從探春的約束，恣意飲酒，失了體統，所以過來問問有事無事。

探春看到她們來了，知道她們的意思，忙笑著說：「你們又不放心，來查我們了？我們並沒有多喝酒，不過是大家開玩笑，拿酒作引子。嬪嬪們別擔心。」

李紈、尤氏也都笑說：「你們歇著去吧！我們也不會叫她們多吃的。」

林之孝的妻子笑說：「這我們知道。我們是來看看，要不要補點兒什麼。姑娘們酒喝多了，若不多吃些東西，怕身體受不了。」

探春笑道：「嬪嬪說得是，我們也正要吃呢！」回頭命丫頭去取點心來。那些婆子又站

了一會兒，方退出去。

平兒摸著發燙的臉，笑道：「我的臉都熱了，也不好意思見她們。依我看，就收了吧！別惹她們再來，那就沒意思了。」

探春笑道：「不相干，橫豎咱們不認真喝酒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，說：「姑娘們快去瞧，雲姑娘吃醉了，圖涼快，在山後頭的一塊青石板磴上睡著了。」

眾人聽說，都走去看，果然看見湘雲臥在山石偏僻處的一條石磴上，睡得十分香甜，芍藥花飛了一身，滿頭滿臉、衣襟上皆是紅色花瓣，手中的扇子掉在地下，也被落花埋了大半，一群蜜蜂、蝴蝶嗡嗡的圍著飛旋，再細看，發現她還用手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著。

眾人看了又是愛，又是笑，連忙上來推她。她口中仍然說著夢話，嘟嘟囔囔說：「泉香酒冽……醉扶歸……宜會親友。」

「快醒醒！吃飯去，小心這蹬上睡出病來。」

湘雲慢慢睜開眼睛，見了眾人，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，方知是醉了，覺得很不好意思。早有丫頭端來濃茶，探春又命將醒酒石拿來，給她含在口內，這才好了些。



眾人吃過點心，大家有的坐，有的站，有在外觀花的，也有倚欄看魚的，探春和寶琴下棋，寶釵、岫煙觀局，黛玉和寶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，不知說些什麼，小螺、香菱、芳官、蕊官、藕官、荳官等四五個人採了些花草，兜著坐在花草堆裡鬥草。大家說笑——過了一天。

晚上，寶玉回到怡紅院，襲人說：「我們商議好了，我和晴雯、麝月、秋紋四個人，每人出五錢銀子，共是二兩；芳官、碧痕、春燕、四兒四個人，每人出三錢銀子，共是一兩二錢銀子，已交給了柳嫂，請她預備四十碟果。我又和平兒說了，已經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。我們八個人單替你做生日。」

寶玉聽了，喜的忙說：「她們哪裡有錢？不該叫她們出才是。」

晴雯道：「她們沒錢，難道我們就有錢？這原是各人的心意，哪怕她是偷的，你也只管領她的情就是了。」

寶玉聽了，笑說：「你說得是。」

襲人笑道：「你這個人，一天不挨她兩句話頂，你就過不去。」說著，大家都笑了。

寶玉說：「那我們這就關了院門吧！」

襲人說：「怪不得人家說你是無事忙，這會兒關了門，人家倒要疑心，索性再等一等。」

到了掌燈時分，聽得院門前有一群人進來。大家隔窗窺伺，果然看見林之孝的妻子和幾個管事的女人，提著燈籠走進來。晴雯輕聲說：「查夜的人來了，她們這一出去，咱們就好關門了。」

林之孝的妻子看看守夜的人一個不少，又吩咐：「別玩錢吃酒，放倒頭睡到天亮，我聽見是不依的。」眾人都笑說：「哪裡有這麼大的膽子。」林之孝的妻子又問：「寶二爺睡下了沒有？」

襲人忙推寶玉。寶玉趂了鞋，便迎出來，笑道：「我還沒睡呢！嬾嬾進來坐坐。」又叫：「襲人，倒茶來。」

林之孝的妻子忙進來笑說：「如今天長夜短，該早些睡，明日方起得早；不然，到了明日起遲了，人家笑話，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，倒像那些挑腳漢了。」

寶玉忙笑說：「嬾嬾說得是。我每日都睡得早，今日因吃了麵，怕不消化，所以多玩一會兒。」

林之孝的妻子向襲人說：「該泡些普洱茶喝。」

襲人、晴雯二人忙說：「泡了一茶缸的女兒茶，已經喝了兩碗。大娘也來一碗吧！」

林之孝的妻子吃了茶，便說：「請安歇吧！我們走了。」說著，帶了眾人又查別處去了。晴雯忙命人關門，麝月和四兒去搬果子，襲人等斟酒。

寶玉說：「天熱，大家把大衣脫了吧！」

「要脫你自己脫，我們還要輪流行入席禮呢！」

寶玉笑說：「這樣一來，非拖到五更天不可。你們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，免了吧！」

眾人聽了，都說：「依你。」於是忙著卸粧，頭上只隨便挽著髻兒，身上穿著緊身襖兒，依次團團坐。

寶玉說：「咱們也該行個令，占花兒名。」

襲人說：「這個玩意雖好，人少沒趣。」於是悄悄開了門，分頭去請寶釵、黛玉、李紈、寶琴、探春和香菱來。

大夥坐定後，晴雯拿來一個竹籤筒，裡面裝著象牙花名籤子。寶釵先抓，只見籤上畫著一枝牡丹，題著「豔冠群芳」四字。大家共賀她一杯酒。

接下來輪到探春，她伸手掣了一根出來，自己一瞧，便摺在桌上，紅了臉。眾人看時，上面是一枝杏花，寫著「瑤池仙品」四字，註云：「得此籤者，必得貴婿，大家須恭賀一杯，

再同飲一杯。」

眾人笑說：「我們家已經有了一個貴妃，難道你也是貴妃不成？大喜！大喜！」

說著，大家來敬探春。探春哪裡肯飲？卻被湘雲、香菱、李紈等強灌了一盅。

湘雲掣出的花籤，一面畫著一枝海棠，題著「香夢沉酣」四字，一面是「只恐夜深花睡去」的詩句。黛玉笑說：「『夜深』二字改成『石涼』兩個字更好。」

眾人知道她是打趣日間湘雲醉眠的事，都笑了。湘雲指著房中的帆船給黛玉看，說：「快坐上那船回家去吧！別多說了！」眾人都笑了。

大家說說鬧鬧，只聽有人叫門。原來是紫鵲打發人來接黛玉的。寶玉拿過錶來看，已是子初一刻十分了。黛玉起身說：「我撐不住了，回去還要吃藥呢！」

眾人也說該散了，襲人、寶玉還要留人，李紈、探春說：「夜太深了，不像話，這已是破例了。」

送走眾人後，關了門，大家又行起令來，直到四更時分，酒缸空了，眾人才收拾，盥洗睡覺。